

奴隶制度与抗暴奴隶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34)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美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动乱，就会发现大部分的祸源，都是来自于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在《美国宪法第 13 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通过前，奴隶制度几乎是所有美国内部动乱的源头，不仅奴隶抗暴的动乱无年无之，而且最后演变成了美国南北武力对决的内战，或曰“南北战争”。

《美国宪法第 13 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通过后，非洲黑人奴隶解放了，法理上的权利保障有了，但是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里，美国黑白种族歧视的问题并没有消失，矛盾的焦点从奴隶的废留转移到种族的歧视上。

在人道主义和民权思想的驱使下，将种族歧视的羞耻从美国民族的生活中彻底的革除，已经无分黑白与不论贵贱地成为了全民长期追求的理想，浩浩荡荡的美国近代民权运动趋势，已经是一股无法抵挡的正义潮流。

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前贤布克·华盛顿曾有惊人的远见说，任何美国的民权运动，如果得不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必然是一场镜花水月的春梦。历史证之，无一例外，非洲黑人奴隶抗暴斗争如是，布朗如是，南北战争如是，艾克斯如是，金恩如是，马歇尔亦如是。

本书的主题不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但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有着重要、密切、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的转折点。要谈论美国“南北战争”，必须要讨论导致美国“南北战争”的非洲黑人奴隶问题，如果不明白美国的奴隶制度，就无法更进一步的洞察历史的真相，难免会有雾里看花之误。

奴隶问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公平、不人道的封建制度，并非美国的专利。细细数之，无邦无之，无国无之，越是古老而封建的国家，越是对奴隶制度乐此不疲。奴隶制度的历史起源渊远流长，已经无从考究。《圣经》上记载的“汉穆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是耶稣基督出生前 1,760 年所制定的，其中就有着关于奴隶的记载。

《圣经》上最著名的奴隶故事是摩西，《出埃及记》13 章 14 节上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摩西要带着奴隶们离开埃及，他大声向埃及的统治者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让我的人民走(Let my people go)！”摩西所说的“人民”，大多数都是奴隶阶层。

古埃及、古希腊、古中国、古罗马(Ancient Rome)、古阿卡得(Ancient Acadian)、古亚述(Ancient Assyria)、和伊斯兰教的统领地(Islamic Caliphate)等，都有大量的奴隶制度存在。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Athens)，其居民有 80%是奴隶。古罗马城中，有 34%是奴隶；在古罗马帝国统治意大利期间，光是古罗马城，就有四十万名奴隶，而整个意大利的人口，有高达 35%的居民是奴隶。

这两个古城里的奴隶除了劳动力和军力外，还是人们用作娱乐的工具，最出名的就是“角斗士(Gladiator)”和“性奴隶(sex slave)”两种业务。奴隶制度是古罗马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罗马的经济体系，有赖于奴隶免费的劳动力，其军队的战士，也几乎全是由奴隶阶层组成。

废除奴隶制度的呼声，自古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罗马天主教屡次宣布严禁奴隶买卖，但丝毫无效，贪婪的人们在金钱利益面前，仁义道德难以约束罪恶。罗马天主教看到狂潮难挽，只得退而求其次，下令不允许将罗马天主教教徒的奴隶，输送到非罗马天主教的管区之外。

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主耶稣基督出世前 350 年就承认说：“奴隶制度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由此可见这种不人道的制度祸害人们的思想之深，已到了一种被视为“顺理成章”的地步。

英语里的“SLAVE”一词，即起源斯拉夫民族(Slavic People)，经后世惯用，成为“奴隶”的专用词。在公元六世纪初时，斯拉夫民族又分为三大部落：西斯拉夫民族、东斯拉夫民族和南斯拉夫民族。

西斯拉夫民族包括捷克(Czechs)、卡舒(Kashubians)、摩发维亚(Moravians)、波兰(Poles)、斯洛伐克(Slovaks)和塞尔维亚(Serbs)；东斯拉夫民族包括白俄罗斯(Belarusians)、俄罗斯(Russians)、乌克兰(Ukrainians)；南斯拉夫民族包括波斯尼亚(Bosnia's)、保加利亚(Bulgarians)、马其顿(Macedonians)、蒙地内哥罗(Montenegrins)和斯洛文尼亚(Slovenes)。

这是奴隶的最大来源地，为西欧与南美洲因流行性瘟疫导致的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填补了必需的人力。公元十六世纪后，西班牙帝国侵略欧美，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大量的殖民地，西班牙帝国同样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是把解决问题的焦点又放在了非洲的黑人奴隶上。

在中欧的拜占庭帝国时代，犹太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北欧海盗，从欧洲偏远的高加索与鞑靼进口奴隶来图利，这是当时一项最赚钱的业务，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促成了奴隶贸易的兴隆。

1441 年春天，第一位非洲黑人奴隶在葡萄牙拉戈斯市(Lagos)公开销售，拉开了人类在市场上公开贩卖奴隶的序幕。1444 年，为了配合巴西大量劳动力的需求，葡萄牙帝国在拉各斯市设了一个叫做“奴隶市场(Mercado de Escravos)”的地方，制定规矩，用官方的名义来从事非洲黑人奴隶的买卖。

自此以后，这种公开贩卖人类的勾当，一发不可收拾。不出几年，所有在非洲各地绑架到的非洲黑人奴隶，全送到葡萄牙拉各斯市来交换黄金、珠宝或货品。到了 1552 年时，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Lisbon)的居民，有 10%的人口是非洲黑人奴隶。

在亚洲，奴隶的问题是有着传统性的。中国的奴隶制度蔓延了四千余年，直到 1906 年才正式废除；1841 年时，印度有着超过九百万所谓的贱民奴隶；在马拉巴尔(Malabar)，有 15%的人口是奴隶；在西藏，喇嘛们披着佛教的袈裟装神弄鬼，假佛教徒们一边伪善地念佛，一边阴毒地大肆制造永远不准翻身的奴隶，世代代为他们种地和劳动；朝鲜在 1392 年至 1910 年之间，其居民中，有 50%是奴隶；越南、寮国、柬埔寨和泰国等地，奴隶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的军队全靠到处绑架奴隶来维持军中的各种需要。

在南美洲最早有系统地利用奴隶来牟利的是巴西。公元十四世纪初期，巴西的资本家为了挖采山矿和种植甘蔗、咖啡豆、棉花等农作物，于是大量地从葡萄牙引进非洲黑人奴隶。

当船坚炮利的荷兰人在公元十五世纪征服了巴西后，发现了一条财路：用暴力从非洲的几内亚捕抓黑人，然后整船整船的运往南美洲、欧洲和北美洲，一来从事奴隶劳动工作，二来换取他们极度需求的黄金和白银。

瑞典、丹麦与荷兰虽然是带头干这种缺德买卖的祸首，但始终没有将这件勾当干得出色起来，当大英帝国主义称霸海上时，贩卖奴隶国际化的勾当就兴旺起来了。心狠手辣且无恶不作的大英帝国主义对于这件买卖非洲黑人奴隶的罪恶勾当，异常的用功和费心，当他们尝到了黄金与果实的甜头后，便朝野齐心，合作无间，丧尽

天良地忙碌起来，他们将这种直接把在非洲绑架到的身体强壮的黑人，运到美洲和欧洲贩卖为奴隶的勾当，视为一条发财的捷径。

大英帝国主义者毫无廉耻之心，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英国的利物浦(Liverpool)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这两个港口城市为国际贸易基地，全球性地贩卖起奴隶来。几十年下来，这两个英国城市，居然依靠着奴隶买卖来维持着它们的表面繁华。公元十八世纪初期时，每四艘离开这两个港口的商船，就有一艘是装满了非洲黑人奴隶的运奴船。

大英帝国主义者以每年四万人次的奴隶数量，将这些非洲黑人奴隶运往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自己的海外殖民地牟利，其嚣张丧德，其狠毒败坏，由此可见。

三个世纪下来，大英帝国主义者如强盗似地从非洲大陆绑架出来的奴隶，高达 1,500 万人次之多，在这些奴隶中，70%是用于农作地里来种植咖啡、棉花、烟草，其余的是用于佣人、苦力和采矿。

由于大英帝国主义者强盗们视这些非洲黑人为畜牲，根本就不以人相待，在运输途中，平均有 15%的非洲黑人不是病死，就是饿毙。大英帝国主义者强盗们的双手，沾满了非洲黑人奴隶的鲜血。

1800 年，大英帝国主义者的黑手不但伸进了北美大陆，大搞靠剥削为目的的殖民地版图，还连带着将加勒比海附近的各个岛屿，全归为己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哈马群岛、圣多明尼加群岛(St. Dominique Island)、巴巴多斯群岛(Barbados)、特立尼达群岛(Trinidad Islands)与牙买加群岛等。大英帝国主义者将他们从非洲绑架回来的黑人奴隶，安置在这些荒岛上，为他们生产粮食、水果、棉花和炼糖必须的甘蔗。

大英帝国和美国在 1807 年同时通过立法，严禁奴隶买卖后，英属的美洲西印度群岛上，已经有了 52 万 4 千名的非洲黑人奴隶，法属的加勒比海群岛上，已经有着多达 64 万 3 千名的黑人奴隶。1750 年，在大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其在北美的 13 个殖民地，全部可以合法地公开贩卖非洲黑人奴隶。

公元十八世纪是英国帝国主义从事非洲黑人奴隶国际贸易的巅峰时期。为了自己在非洲的人身安全，和确保能有足够的非洲黑人奴隶来源，英国帝国主义把黑手伸到了西非内陆，他们通过外交关系，与十四世纪时西非最强大的奥尤帝国(Oyo Empire)、亚卢联邦(Aro Confederacy)与阿善堤帝国(Ashanti Empire)三国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由他们直接在西非当地捕抓身强力壮的黑人，用绳子捆绑起来，运到海边交给满肚子坏水的英国奴隶贩子。

从公元十六世纪到公元十九世纪的三百年间，大英帝国主义者强盗从非洲大陆各国，运输了超过 1,200 万名非洲黑人奴隶到世界各地，其中有 65 万名的非洲黑人奴隶，被贩卖到现在的美国，也就是当年英国在北美的 13 个殖民地，这就是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最早历史来源。

公元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的大地上，已经有着 50 万名的非洲黑人奴隶。一直到了 1865 年，美国国会才在强大的民权运动分子的压力下，通过了《美国宪法第 13 条修正案》，在法律上彻底废除了盛行了三百多年的奴隶制度。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在美国法律上被认可的第一位非洲黑人奴隶，其主人并不是白人而是黑人，这可够讽刺了。美国早期的移民，多是来自英国被流放的罪犯，和不愿在英国受苦的难民，“五月花号”的精神，显示出他们是有良知和道德的，这在后来对待非洲黑人奴隶的立场上，可以看得出来。

大英帝国主义在北美的 13 个殖民地中，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与肯塔基的烟草种植，南卡罗莱纳、乔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的大米和棉花种植，全都严重地缺乏劳动力，这为大英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出卖灵魂的贸易良机。

大英帝国主义在北美的 13 个殖民地中的弗吉尼亚，是开始利用非洲黑人奴隶的第一个北美殖民地。在 1619 年时，全弗吉尼亚的人口是三万人，那年来了首批的 20 名非洲黑人，居住在詹姆斯敦(Jamestown)，但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契约佣人(indentured servants)”。

弗吉尼亚詹姆斯敦的白人在这些非洲黑人契约佣人用劳动力偿还了贷款合约后，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不但允许他们恢复自由身，还送给这些非洲黑人契约佣人们每人 50 英亩的土地。这批非洲黑人就利用这些土地也开始种植烟草和其他的农作物，他们自供自给，与人为善，开始了他们在这片新大陆上的新生活。

在这 20 位非洲黑人合同工人中，有一位叫做安东尼·约翰逊(Anthony Johnson)的特别聪明的黑人。他在 1623 年的劳动合同期满后，成为一位自由黑人，开始过着正常的生活。1640 年他带着家人，从詹姆斯敦搬到弗吉尼亚东部北汉普顿郡的颇科蒂格溪(Pungoteague Creek, Northampton County)，在租回来的 250 亩农场里养鸡养鸭，由于业务鼎盛，不出几年，约翰逊居然将这块占地 250 亩的农场买了下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主。

约翰逊花钱签了 5 个非洲黑人为没有期限的契约佣人，其中一名叫做约翰·卡索(John Casor)的非洲黑人，因为受不了白人农场主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的高薪诱惑，在没有得到约翰逊的同意下，就搬到了帕克的农场，开始替他工作。

约翰逊与帕克数度交涉，但无结果，于是一状将帕克告进法庭，要求法庭下令，让帕克归还他“扣留”住的“黑人契约佣人约翰·卡索”，是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件有关奴隶纠纷的官司《约翰逊诉帕克案(Johnson V Parker)》。

弗吉尼亚法庭在这件历史性的《约翰逊诉帕克案》的判决书里是这样子写的：“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和对事件的成熟掂量，本庭认为罗伯特·帕克先生的确是在一种不合法的情况下扣留住安东尼·约翰逊先生的奴隶约翰·卡索——本庭裁决并命令罗伯特·帕克先生必须把约翰·卡索归还给他的主人安东尼·约翰逊，另外罗伯特·帕克要支付所有的法庭诉讼费用。”

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第一次确认卡索是法定奴隶，是其主人的私人财产，亦是第一次规定出走的奴隶，且不论其理由为何，必须归还其主人的案例。因此美国的历史家们，都认可卡索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名合法的黑人奴隶。黑人奴隶卡索又回到他黑人主人那里，1665 年，卡索随着主人约翰逊全家搬迁到马里兰州定居，一直到他老死，终生为奴，再也没有离开过。

由 1780 年至 1804 年之间，美国北部的工业州，用渐进的方法，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是非洲黑人奴隶是美国南部农业州的主要劳动力，要求他们废除奴隶制度，无疑就是要求他们破产，这是美国南部各农业州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在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的大前提之下，用武力来解决奴隶问题，是唯一的选择，于是南北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奴隶制度本身就是制造麻烦的根源，零星的反抗，时有所闻，可是在强大的暴政压力下，有如大海中的浪花，随起随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不仁道的奴隶贸易，最终还是被有良知的英国人所终止。

在非洲黑人奴隶的血泪灾难史上，有一位伟大的英国人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在他不停的奋斗了 26 年后，英国和美国双双于 1807 年通过立法，全面禁止奴隶的贩卖。

威尔伯福斯于 1759 年 8 月 24 日在英格兰约克郡金斯敦市(Kingston upon Hull, Yorkshire)出生。他家世显赫，娇生惯养，丰衣足食。威尔伯福斯的父亲罗伯特·威尔伯福斯(Robert Wilberforce)，是当地的富商，母亲伊丽莎白·威尔伯福斯(Elizabeth Wilberforce)是一位善良的妇女，威尔伯福斯是家中的独生子。

威尔伯福斯的祖父也叫威廉·威尔伯福斯，是一位眼光独到的商人，当大家都在拼命耕田养家时，他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周边的国家从事国际贸易致富，然后富而优则仕，当过老家金斯敦市两任的市长。

威尔伯福斯自小体弱多病，加之有着先天性近视的毛病，所以经常在家休息，不能上学。1768 年，当他父亲逝世时，他才九岁，他的母亲觉得他需要一位父道的长者陪着他长大，所以将他安排到伦敦附近富有的舅舅家中生活。在这里，威尔伯福斯到寄宿学校读了两年书。他的舅父、舅母和邻居，都是些虔诚的“福音派基督教徒(Evangelical Christianity)”，耳濡目染，对他的影响极大。

1776 年，威尔伯福斯进入剑桥“圣约翰大学(St. John's College)”读书，这两年，家中连续发生丧事，富有的祖父和舅舅相继逝世，留下了一笔庞大的遗产给他，足可使他终生生活无忧无虑。

威尔伯福斯在他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好友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鼓励下，他以年仅 21 岁之少，投入了八千英镑的竞选费，赢得了代表老家金斯敦的国会议员席位，由于他的经济状况不需要任何政党的支持，所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当选。1783 年，在威尔伯福斯的经济支持下，他的好友皮特当选为英国首相。次年，自己亦在代表约克郡的竞选中，再度出线，进入英国国会。

1784 年 10 月，威尔伯福斯陪着母亲和妹妹到法国、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等地旅游，途中阅读了费利普·多德里奇(Philip Doddridge)的《灵魂中宗教信仰的升华与进步(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深受震撼，自觉不该继续生活在糜烂的声色犬马与灯红酒绿中，自此每天早起，诚心祈祷和静心阅读《圣经》，寻找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目标。

多德里奇是英国公元十八世纪初期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教教徒首领。他于 1702 年 6 月 26 日出生在英格兰伦敦，他和威尔伯福斯一样，自小就体弱多病，但他不像威尔伯福斯那样生于富贵之家，只是生在一个普通而温馨的家庭。

多德里奇的父亲丹尼尔·多德里奇(Daniel Doddridge)是英国的一位小商贩，而他的外祖父是来自捷克布拉格市(Prague)的约翰·包曼牧师(Reverend John Bauman)，为了躲避在捷克布拉格市的宗教迫害而逃到英格兰寻求政治庇护。

多德里奇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虔诚的路德教会信徒，在他上学前，就在母亲那里学会了大部分新约和旧约里的《圣经》故事和理论。在他的 49 年生命里，几乎终身服务于上帝的事工，处处传播主的天国理论。

多德里奇的唯一传世的著作，就是《灵魂中宗教信仰的升华与进步》，不过他更有写圣诗的才华，他的多首圣歌如《贝索尔之神(Oh God of Bethel)》与《被谁牵着手(By Whose Hand)》等，直到今天尚且在全世界英语世界的教堂里传颂。

1787 年，在皈依英国国教福音主义教派(Evangelical Anglican)后，多德里奇开始反对英国政府的奴隶政策。他联合了几位同志如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Sir Charles Middleton)、詹姆斯·拉姆齐牧师(Reverend James Ramsay)、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汉纳·摩尔(Hannah More)，组成了“公会会反对奴隶制度委员会(Quaker's Antislavery Committees)”，将这件正义事业提到了社会的桌面上，去唤醒英国人民的良知和道德。

拉姆齐牧师是位有心人，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把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圣克里斯多弗岛(St. Christopher Islands)上传教 15 年的亲身耳闻目睹，与非洲黑人奴隶犹如地狱般的真实生活，并且平铺直叙的记录下来。

当这本血泪斑斑的《非洲黑人奴隶在英国种糖殖民地的待遇和信仰(An essay on the treatment and conversion on African slaves in the British sugar colonies)》于 1784 年出版面世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将大英帝国主义的丑陋、恶毒和残忍的嘴脸，无情地摊在了太阳底下，也摊在了英国人民的良知和道德面前。

1787 年 5 月 22 日，威尔伯福斯在英国国会正式提出要废除奴隶制度的议案，由于其他的议员觉得无需如此，只要立法禁止奴隶买卖，奴隶制度就会自动的被时间淘汰，议案因此无疾而终。

“公谊会反对奴隶制度委员会”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们继续在全英国各地演讲和抗议，设计出一幅使人一见就心碎的宣传画：画中有一全身只用一块白布缠着下腰的非洲黑人奴隶，单膝跪着，铁链锁住的双手合十，面仰上天，一言不发。下面有一横字，写着：“我不是一个人和一位兄弟吗(AM I A MAN AND A BROTHER)?”。

1789 年 5 月 12 日，威尔伯福斯在英国下议院，面对着他所有的国会同僚，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反对奴隶制度的演讲，引人反省。1792 年 4 月 2 日，威尔伯福斯在英国国会第 4 度提出《废除奴隶议案》，又被拒绝。但他的同志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的《逐步废除奴隶法(gradual abolition)》，却以 230 票赞成，85 票反对而通过。虽然是小胜利，但在废除奴隶制度的铜墙铁壁上，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开启了奴隶制度在英国的覆亡序幕。

1806 年 4 月 12 日，威尔伯福斯乘着英国与法国开战的机会，联合了新的内阁，巧妙地将一份新的《外国奴隶贸易法案(Foreign Slave Trade Bill)》呈上,在英国下议院顺利通过，并在 1806 年 5 月 23 日得到英国皇家的御批(Royal assent)。

1806 年的选举，因为全英国的人民都在辩论有关奴隶制度废除的各种意见，因而成为一个变数，大家不由自主地把奴隶问题认真看待起来。1807 年 2 月 23 日，《外国奴隶贸易法案》在英国下议院二读通过。

刚在 1807 年 2 月 11 日上台的英国首相威廉·温德姆·格兰维尔(William Wyndham Grenville)极度的想有所作为，遂将全面的《废除奴隶制度议案(Abolition Bill)》递交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获得了绝对大部分议员的支持和通过。

1807 年 2 月 23 日，是英国人民值得骄傲的日子。英国上议院议员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将《废除奴隶制度议案》交给英国国会二读，最终以 283 票赞成，85 票反对通过，自此，奴隶制度在英国与其殖民地，走进了历史。

大英帝国上议院议员的议员们，一齐前往威尔伯福斯的住宅，将这件好消息通知他时，他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家只见他夺眶而出的热泪，不停地流淌在脸上。

大英帝国首相下令立即彻底的执行这条反对奴隶制度的法律，命令英国海军远赴非洲海岸，拦截任何偷运非洲奴隶的货船。从 1808 年至 1860 年，英国西非舰队在非洲外海总共拦截了 1 千 6 百艘运奴船，解救了 1 万 5 千名非洲黑奴。

大英帝国为了彻底执行禁止奴隶贩卖的法律，动用了外交，甚至武装力量来和继续贩卖奴隶的国家进行谈判，成果斐然。美国从 1801 年 1 月 1 日开始，严格禁止任何运奴船穿越美国的海陆领域。

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彻底在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葡萄牙帝国是第一个贩卖奴隶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1761年，除了巴西和非洲的殖民地外，葡萄牙本土与其余的海外殖民地，全面禁止奴隶制度。

废除不人道的奴隶制度已经是一股无法抵挡的世界潮流，法国在1794年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但又在1804年恢复奴隶制度合法化；1811年西班牙帝国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913年阿根廷跟进，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888年巴西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842年乌拉圭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886年古巴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894年韩国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958年不丹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942年埃塞俄比亚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962年沙特阿拉伯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963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970年阿曼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1981年茅利塔尼亚成为最后一个公开宣布全面禁止奴隶制度的国家。

“联合国常务委员会”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国际人权宣言》，其第4条说：“没有人允许被苦役或奴隶。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都必须被禁止。”这已成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的要求和准则。

在北美的非洲黑人奴隶血泪史上，暴力或武装抗暴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共有13次重大的非洲黑人奴隶抗暴事件，虽然各有其代表性，但是也有其共通性：物极必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第一次非洲黑人奴隶抗暴事件发生在1712年4月6日的美国纽约市。因为当地没有很多的农耕地，因而在纽约市的非洲黑人奴隶有异于其他地区的非洲黑人奴隶，他们多数从事工业、造船、石匠、木匠、水泥匠、建筑业等行业，有一半以上的非洲黑人是所谓的自由非洲黑人。

纽约市也是北美区最大的非洲黑人奴隶集聚地。在1712年时非洲黑人奴隶，占了纽约市总人口的20%，由于居住拥挤，非洲黑人奴隶之间的接触就难以避免的频繁起来。

有27名非洲黑人奴隶在1712年4月6日傍晚业余聚会时，情绪化地倾吐着他们的白人奴隶主们的凶残暴行，久而久之，越谈越气，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大家痛不欲生，终于忍无可忍，决定与其继续接受更多的非人道奴役，倒不如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当天夜里，这批非洲黑人奴隶中，有一位叫做科菲(Kofi)的人，故意在他主人的位于曼哈顿百老汇美丹巷(Maiden Lane)的住宅里纵火焚烧，大火很快就蔓延开来，周边的白人奴隶主们连忙爬起来，拿着水桶前去救火，埋伏在周边黑暗中的27名非洲黑人奴隶一涌而出，用长枪、短剑与匕首，不分青红皂白，见到白人就杀！

白人奴隶主们防不胜防，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就已经被这批非洲黑人奴隶突然袭击，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造成九死八重伤的悲剧！27名非洲黑人奴隶在犯案后，一哄而散，全部消失在四周茫茫的夜色里。

纽约州州长得悉后大惊，下令纽约市与温切斯特市(Winchester)的军队出马，四处搜捕那27名犯案的非洲黑人奴隶，两天之内，纽约警方一共拘捕了70名非洲黑人奴隶。其中有六名犯案的非洲黑人奴隶被捕后，知道劫数难逃，干脆自杀了事，纽约州检察官起诉了43人。纽约法庭审判的结果是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在内的18人无罪释放，25人的死刑罪名成立。

纽约法庭的白人法官为了杀鸡儆猴，以最严厉的死刑方式执行死刑：其中20名非洲黑人奴隶被吊死，3名被火烧死，1名被枪毙和1名被车轮碾死。

纽约州议会在将 25 名非洲黑人奴隶被处死后，余恨未尽，又连夜借用 1650 年弗吉尼亚州的苛法，通过了一系列专为非洲黑人奴隶量身定做的特别刑法，这包括在未来的 30 年内：

非洲黑人奴隶不允许拥有武器；不可有 3 人以上的聚会；出殡时的最多人数为 12 人；违反者罚当街抽打 40 皮鞭；非洲黑人奴隶只要手指接触到任何武器，罚当街抽打 20 皮鞭；赌博者罚当街抽打 20 皮鞭；抢劫、强奸和纵火者是唯一死刑；为非洲黑人奴隶提供教育为非法行为；自由黑人不得购买任何的土地区。

白人奴隶主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不将非洲黑人奴隶弄死或弄成跛子的大前提下，随意惩罚之。如果白人奴隶主要释放非洲黑人奴隶为自由人的话，要向州政府交纳 200 英镑的保证金，这可比买一个非洲黑人奴隶还要贵。纽约州州议会在这些苛法成为法律后，公开宣布说：“这些法律是为了防止、镇压和惩罚黑鬼与黑人奴隶们的阴谋和叛乱的。”（待续）

2011 年 4 月 30 日高胜寒在美国华府